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醫問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閣集卷七

明 賀士詒 編

存稿

與陳聲之

前日清河獲功可喜可賀病夫恨不得面致鄙忱耳閣下平素忠勇得士死力乃今遇敵果有成效豈不偉哉然丈夫忠君報國建勳立業正在此時羊山之捷其發

端耳不可以是自足也嚴號令明賞罰謹訓練布恩信
熟韜略益求為將所當然而未至者無不勉焉則所建
立當烈烈轟轟如古賢將照耀簡冊也寧止是耶前勸
閣下法神世衡教射法閣下行之亦略效矣往年假諸
閣下者今為造銀牌二十面面重二錢謹遣奉償以繼
行之久當得效同世衡也勉哉勉哉餘惟心照

錄世衡射法書其後以告陳聲之

此載自警編政事類中欽嘗舉以告人信古者少若無

聞焉惟前都督李參戎公嘗以銀的誘射略如世衡之
法當時翕然向化人人以弓矢為事不幸未久即謝世
不及睹其效之大成也今敢備錄以告惟賢弟奮然勇
為不為俗情所牽制將見明效既臻邊方愈固職任克
舉聲譽益隆公論攸歸縈遷可必也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古人不我欺也吾弟勉之

又

射銀的不聞其詳謂當立一的於教場不必銀者使欲

射者先於此演之日日如此其世衡餘法爭差役與該杖責射能中則得優差與免責治者亦嘗行之否然不止此吾人當師其意凡政令之施皆當準此而行也自來不得一字之報謙巽之過即成柔懦矣惟吾弟思之

又

聞道細河多美政吾弟見賢思齊而後已必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也嘗見前輩不自用能從人之善新施總兵為都指揮守義州日操軍有法義州少能騎射施公操

演時不分官軍舍餘恣令騎射時總戎韓公以邊事降
指揮同知備禦錦州聞而使人視之不數日其操演一
以施公之法不嫌於學人也以故韓日以高為時名將
不知吾弟師人之善亦有恐人謂我不如彼之嫌否如
何

漫記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邊
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七
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為南人二人取米有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擄去却遣人貼之臺軍

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名曰貼耳實不往
也可居處居之耳

為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為腹心頭目手足之
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為國而不
為家為君而不為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
先退遁以為民望無謀者率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
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
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得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哉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臨陣時則退縮不進人得首級則從而妄爭焉其無勇無恥亦甚矣哉

一人獲馘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

至於死既解得首級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為將者
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
有所戒庶後有懲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反傷吾
人而失脫當斬之人也

斬首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首
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築土牆圍之屯柝周密日常省視以防
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十
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
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
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筵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
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
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
之反輕其為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陝西時嘗

信任之

翁泰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為贅婿不從右三人聞之工科高文著

支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章貢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為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

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絕意不為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璠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為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率多望風逃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

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四十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為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為御史給事中既得之若不言却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自考曰我之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

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為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修哉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毀譽刺之法啓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敕燒荒去却境外荒草使敵人遠遁如何有燒
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
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
修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婿莫道我
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為心
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
武為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
一切著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

以射為戲且凡飲酒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勸鄉人習射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敵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

又教民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
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
矣或爭徭役優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
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
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右自
警編政事類所載者

世衡誘射法行之青澗比數年人皆勁兵敵不能入或
者曰世衡宋名將青澗城种所莅雖曰以銀的誘之射

然以威令行於所莅誰敢不從其成功之易固當也今子以給事養疴林下教止可行於館下生徒而已餘人孰從焉余曰不然吾州舊名宜後以尚義者多改今名然在昔多尚義者今獨不然耶是事也世衡行之輔以威令成功固易今以不相統攝之間人行之誠亦難矣然不曰州之人尚義者多乎尚義者多則雖無威令人自知其為義而勇為之其成功豈不亦易耶况吾人雖病居亦時得見分守備禦千總百總管軍諸公談論及

此必曰此吾守土在位者之事病居儒官乃為之吾可不助成之乎必下令城市鄉村凡在官不在官一切之人俱赴某處習射中者某以銀的弓弦為賞不赴者有罰又何患不如彼之有威令耶三數年來人人皆精於射敵不敢入邊得以固人得以安共享太平不亦休哉敢告吾鄉尚義諸君子共力成之後之人必將論之曰是舉也病夫某倡之時某官某某賢士夫某某助之是用三數年克成此美事也使非病夫之信古不顧時俗

非笑奮力倡之數百年美事固莫能繼非諸尚義賢官僚士夫助之雖或倡之亦莫克有成也如此則無愧於我義州之人而義人之尚義信有徵矣不其偉哉

又

世衡誘射法最善病夫憫人之生長邊方年力強壯者不習弓矢卒然遇敵奔竄不暇然亦莫克免難也用是妄意舉世衡此法以勸誘人射以為在古既有明效今人行之亦豈不然然人之所見不一或者曰世衡將也

有事權者也將有軍令有事權則有所統蒞青澗城種
所有之土也有土斯有財有財則不患於銀的之不繼
矣行軍令於所統而銀的又無窮焉此所以不數年能
成功也吾子病辭給事歸非若種之為將有威令也居
閒林下與民庶無關非若種之有事權也子有土田不
過數百畝所收入常不足以贍家口時貸於人以取足
非若種之有土有財而銀的無窮也坐此三不如亦欲
如彼之成功吾見其難也余應之曰子之言不為無所

見也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知其勢之所驅不得不然而不知其理之所至自不能不然也是舉也至於人
人能射則人皆勁兵敵安敢入可以保邊疆盡報國之
忠可以衛父母盡人子之孝可以保身家而為智可以
庇鄉黨隣里而為仁且吾州自古多尚義士是舉義舉
也自昔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射禮率以此為重以吾
尚義之士一聞病夫興此義舉以勸之其心孰不欲為
忠孝仁智者其勇於是不啻水就下也美其難且人心

天理人皆有之患無有啓發感動之者耳今此諄諄反覆諭之曰射之為義古聖所重自今觀之上可以忠君孝親下可以保身及物啓發感動之如此其從之易固也矧吾州多尚義士耶人皆如此為義舉則為之勇為之勇故勸之至勸之至則感發興起者益多將無所不徧矣又何專恃乎勢之所驅利之所誘耶尚義者何取於利利之所誘特村夫小子耳何患乎無威令無事權無銀的以繼之也昔吾夫子答仲弓為政之問曰舉賢

才及仲弓慮其不知乃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今吾人誠知此舉為義所以勸之誘之盡吾所當為
竭吾所已有矣安知吾州之有威令有事權有土有財
如世衡者不有以驅之誘之耶其尚義者不有以繼病
夫之所為耶是又何患世衡之不如也或者又曰子居
間不治汝儒業與及兵事不為統兵者嫌乎曰吾人自
念進不為朝廷用退不為鄉里益吾恥之故雖老病益
勉為此蓋求小補以免虛生浪死之責也非與爭名也

非與鬪勝也惡乎嫌或者又曰統兵者之不嫌子言是矣鄉之人不曰子欲舉行義事當自力也何累我以財耶余曰前嘗言之矣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事有非獨力能成者是用有請於諸尚義士夫也或者唯唯而退因次其語以重諭夫鄉之尚義者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粵稽古禮支子不祭宗子主祀支子相之雖不躬獻心得以安惟我先祖世為鄮人洪武之末先考來遼家於

義州生我不孝蒙賴先德讀書登科列職諫垣謁疾家
食四時祭祀止於考妣私心不安日以滋甚且自我祖
上及高曾墳墓在鄆未能展省伯考有孫衰弱弗振依
於族人僅免寒餒祭禮不舉推此可知竊念本源戰悚
無地古人制禮蓋以義起雖無列鼎亦竊朝階忍泥古
儀棄先祖祀用作神主恭奉祠堂禴祠烝嘗無敢或怠
尊靈不昧來憑來依享我孝誠永錫遐福敢以清酌用
伸虔告尚享

祭胡士宣文

維年月日居憂病夫賀欽遣子士諮謹以清酌之奠致
祭於胡秀才士宣之靈曰維子之德兮剛介誠淳服父
師之訓誨兮正道克遵凡世俗之趨好兮百不一慕聞
齋居而幽獨兮潛心內務維進道之有基兮誠予心之
所喜遊吾門之朋儕兮鮮與為比方進修之汲汲兮遠
器是期胡造物者之爽其報兮天折隨之嗟我於汝家
兮世世親姻况汝父子兮來遊吾門汝訃忽至今我淚

沾襟力疾哭汝兮摧傷我心從今永訣兮悠悠終古遣
汝友以奠汝兮辭以叙予情之哀苦汝生於予言兮靡
所不從我今告汝兮汝其予聽嗚呼哀哉尚享

祭古墓文

維年月日戶科給事中賀欽遣園丁朱紀以隻雞杯酒
之奠昭告於前朝古墓主人之靈今歲之夏園丁作廬
掘土築牆石棺以見奈何愚夫蔽而不告埋骨別所取
棺入城貨人為槽用飼畜產自恨無德化及家衆乃致

園丁為此不仁知之後時改過遲暮謹以遺骨復歸故
器深埋堅築誌以封土期以久遠更無他虞世俗哀薄
殘忍成風石棺飼畜比比皆爾曾念古人骨棄何所我
亦人耳忍復用茲安得仁人在位行政各使遺骸得歸
故藏德薄力微痛惻而已謹遣園丁酌酒謝過不亡者
存鑒此誠意尚享

策問

問馬營之設本以屯兵禦敵良法也以遼東各城言之

營堡具在而廢舉不同或一城六營俱有騎卒每三營
統以一都閫者或一城數營廢舉相半營置一指揮者
可指實而評其得失歟以義州言之曰清河曰義寧曰
鎮邊曰青榆林曰大安曰綏遠其營亦六何以但存其
名而空無一人一騎歟豈他城宜舉而此獨宜廢歟抑
別有難舉之故歟或者謂正統間北兵大衆侵廣寧時
以衆寡不敵收營兵集城中兵退宜如舊遂因循以至
此其果然否歟又有謂六營之土田俱饒沃營設步騎

二三百且耕且守不惟邊患以祛而軍士得養一舉兩得莫便於此其論果可行歟舉者是則廢者非廢者得則舉者失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請為我言之以告於受邊寄者

問見可而進知難而止用兵之常道也而孫子亦曰避其銳氣不若則能避之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是善用兵者固在能勇能怯不可一於進而不知止奈何後世有逗遛之法焉此法一行則可進者進不可進者亦

不敢不進矣不可進而不敢不進其於所謂避其銳氣
與不若則能避之者亦有所戾否耶漢光武起自兵間
為帝而除行軍逗遛法其果知兵而然耶朱子作通鑑
綱目大書於冊其以為善而美之否耶除之誠是也則
今之任將征伐而復以不能兵者監制而督促之豈不
有哥舒之敗耶願明言之

問古者兵農不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亦足以保邦禦
侮成善治也後世岐而二之以農供兵兵則四時在行

伍肆戎事可謂專矣何為禍亂相仍反古者兵農不分
之不若耶豈專者顧不若分者能保邦禦侮耶抑別有
其說耶入我朝來兵農之分固不可復合然洪武永樂
間遼東之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邊圉亦固外侮不生
至於今日農種守城之數則反之矣戰守者不為不多
而時或猶苦諸邊之侵擾何耶豈雖多而不精耶抑別
有其故耶農以養兵以八養二可矣乃今反之所以銀
糴中鹽多方措置猶不足也今縱不能合兵農而一之

得反二八農守之數使兵之戰守者雖少而精且不待
求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必有其道幸為
我言之俟當道者有問願以告焉

醫問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醫問集卷八

明 賀士誥 撰

奏稿

應天以實䟽

戶科給事中臣賀欽謹題為應天以實事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畧無虛歲而今年為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屢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

恒陰而少晴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舛
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董
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
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
我皇上欲其恐懼修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
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狀乞修內外之政綸音獎
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陛下
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曠頓然而晴明既

而以久旱為懼躬率羣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陛下
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
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
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陛下應天之實心謹
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羣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陛下之
格天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
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
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

而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地鼓砲震天其為戲豫
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
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
在廷大臣以及羣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
順懼忤聖情陛下以為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為不
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
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

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
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
之將絕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詔篤格
天之實心修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
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為無名之賞乃所
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
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
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旨而求貫通之

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使殿延
接羣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
隱而當進也小人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叅
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
為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
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羣臣斥其怠
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
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

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鰥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爲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之未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則將來災

金匱要略卷八
卷八
禍必不止於此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矣因敢不
避忌諱昧死冒陳伏惟聖明察納而躬行之則天下萬
世不勝大幸緣係陳言弭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自劾疏

戶科等給事中臣賀欽等謹題為自劾事臣等切覩邇
來災害疊作歷時不息乃敢各罄愚忠繆陳已見乞詔
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等因節該奉聖旨言路未嘗沮塞
修省的事未嘗敢慢朝廷凡事都從減省了君臣上下

還要同加警戒以回天意欽此臣切惟自昔上天垂戒
未有君臣能加修省而災害不弭者也今自春徂夏而
天意不回者臣等有以知其故矣蓋今所謂修省惟陛
下一人耳其餘大小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畏其間寢
食不安憂形於色以社稷生靈為念者幾何人哉如臣
等猥以微陋濫居言路平時緘默取容上無所補下無
所濟徒爾尸餐以致災害荐臻曠職之罪無所遁矣雖
皇上量同天地不加譴黜而臣等律以大義實難自容

若尚戀祿偷安阻塞言路則罪益大矣伏願皇上體上天垂戒之心俯從所請將臣等即日放歸田里庶幾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是臣等庸繆始於冒進雖無補於明時終於勇退尚少愧於流俗緣係言官曠職自劾乞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辭職陳言疏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臣賀欽謹奏為辭職陳言事臣係遼東都司廣寧後屯衛籍由衛學武生應景泰七年

山東布政司鄉試中式成化二年中進士成化三年二月選戶科給事中在任辦事至成化四年五月亢旱為災臣與本科給事中胡智兵科給事中董旻等三人自以濫居言路曠職召災具奏自劾願乞放歸田里庶使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特蒙先帝聖恩不淮退歸本年六月臣以弗能謹疾得患風濕等病調理三月未得痊可照例住俸陳乞養病蒙吏部題准回衛以是年十二月抵家於今二十有餘年矣調理病軀奉

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養有暇則指引後進之蒙士
勉以為已之正學幸成良材得為世用亦微臣圖報之
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此茲遇皇帝陛下丕紹洪
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修舉內閣大臣承順德意
薦舉人材臣之愚慙誤居首列蒙恩授陝西布政司右
叅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
方四月十六日吏部發下文憑一道令臣依限赴任臣
中心惶懼莫知所措蓋臣早蒙國家造就之恩得從言

官之後不能推明所學以道事君臣罪多矣病歸養親二十餘載方安愚分甘老田園乃今復遇陛下收錄先朝舊臣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此亦當出為世用况臣素懷犬馬報効之心者耶但當是時臣之舊疾未能全愈况兼臣母郭氏年八十有六自二月初五日以來病卧在床日漸危篤臣實孤子無他兄弟方欲具本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老母以四月二十六日病故矣歿方浹晨而敕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

悲愴莫能為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勞殊為淺薄驟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冒干天聽伏乞聖慈收還新降叅議恩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制他日終喪幸而疾愈敢忘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報耶雖然聖主難逢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報恩之言徒成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乎是臣身固不可冒禮以進而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守居喪不言之禮節而默默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

伏惟陛下初政納諫多所舉行臣今不敢毛舉細故重煩聖聽謹擇取今日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諸臣所未言與言之有未盡者四事昧死為陛下陳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

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行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為言者非不知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

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陛下矣夫如是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為已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為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

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為真儒耶抑
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君開導有方涵養聖
質薰陶聖性開發聰明進德脩業何憂聖學之不得君
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
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諂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聖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
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陛下
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

其可以少差哉伏惟陛下大施明斷天下幸甚二曰薦
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
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
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
為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
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
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

大賢宜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

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叅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陛下察納臣言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果

不能出亦望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方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朝廷矣况陳獻章既賢其所知必有才良行脩曉達治體者陛下令其一舉之以充國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羣臣悉心推訪各

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為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

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其有益於朝廷宗社有益於天下後世豈不大且遠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伏惟陛下察納而決

行之則天下幸甚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闈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此堯舜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泰而非後世之所及者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

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
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
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
悉數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
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
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
務其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
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

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權
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
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踈宦官
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
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
政柄納賂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
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頽靡國體
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

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又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之輩焉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敵廷身叛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

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是致國本頻搖而復定宗社屢危而更安非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皇祖之規莅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泰和之治指日可期天下臣民罔不欣忭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

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脩其職掌不許分毫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鎗等項盡數取回赴京蓋旣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

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之都御史又有巡按之御史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

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

功以有為無以虛為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
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
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
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九
重之上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
顧為姦宄之地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倚任之乎大抵
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
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

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陛下遵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聖德者臣請甘妄言之罪自後一應人等敢有奏請內官預干軍國政事者即是姦黨伏乞皇上立法定罪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姦謀永絕矣必如是然後為能近守皇祖之規不少違遠遵帝王之法無或悖大中至正而盡天理之極至善全美而無毫髮之私不惟增光祖宗

實可匹休帝王由是禍本永絕士氣永振言路永開賢
才永進黎庶永安邦基永固世運永泰為我國家聖子
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不其盛哉自昔宦官擅權敗國
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
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
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
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於祖宗之
法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羣臣并

請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官之黨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欲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惟陛下體乾剛健斷然

行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
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
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難而為惡易是風俗之善
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泰
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為一也後世之治化陵
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
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畧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頽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

充塞朝野者無異徃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徃徃不體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尚多故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朝廷奠禮之奢十倍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不能枚舉是皆頽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

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脩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好合而直同商賈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脩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紙燈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

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
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朝
廷祀禮不脩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
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而陛下擇焉如五嶽四瀆五鎮
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
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
陋弊永為萬世之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
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

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塑為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為廟宇塑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諂瀆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為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為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為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為十代閻羅之形剝燒春磨之狀以惑亂

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公之廟祇宜建于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遍祀於天下若以為關公平生忠義可為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度德而遠過公者多矣何獨於公乃宜如此哉又如真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

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恥之節官更多奔競之風商賈日志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回回降人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土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

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恥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至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

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畧不禁止是豈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蓄此果安用哉如郊祀神祇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廟享祖考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朝廷宴享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諸侯用

之足以喪其國大夫用之足以喪其家士庶人用之足以喪其身是自郊廟下至庶人皆不可用也不識聖朝蓄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方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天下臣民一觀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為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為天下之陷阱耶况此等娼媼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道路故雖文

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情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恥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於道路剛強者至於劫財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為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子孫孫永

陷聚麀之惡而畧不傷憫之乎恭惟陛下負不世出之
資為大有為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教化為必可行
以今日之極弊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
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昏喪祭之
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
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經
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聖心洞然一
毫不惑由是於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

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一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太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鐘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著為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

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主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恥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於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

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杌隍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檟而養楸棘為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楸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為孝則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

玩者不必罰宦官之蠹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禮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革之為孝而因循不革者未為孝也伏望陛下自斷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伏謂六科給事中朝廷近侍言官也臣竊此職名回銜養病未蒙褫奪雖曰家居猶是官也時不可言不言可矣可言不言如負職何然則於今不言不惟負此言職而實負我英明大有為之聖主

矣不忠之罪孰有大焉臣雖至愚讀書為士君臣大倫切磋久矣安敢自暴自棄以速大戾於厥躬乎此所以至情迫切不以退居病處一已私憂而能已於言也所陳四事實愚臣二十餘年靜居林下千慮之一得方今之務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誠無出此伏惟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聖學盡而大本立矣賢才用而大政舉矣近習踈而大病除矣禮樂修而大化行矣雍熙泰和之治端復見於今日矣非特愚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大幸

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惶懼戰慄之至為此具本併將近
敕諭一道專遣親男賀士誥賚捧奏繳謹具奏聞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慈懿皇太后崩詔內閣議別葬不祔裕陵時大學士時
等上䟽言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祔葬與皇太后萬歲
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議以失大倫皇太后不
允堅欲別葬上御文華殿集文武羣臣諭旨羣臣無以
應叩首而退時科道官列後聽聖諭不審及退刑科左

給事中毛弘北面以手遮大學士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時也何以退時等以從容答之比出文華門諸大臣多徑出有至左順門西者科道官尚集議文華門西以謂失此機會恐後終無挽回之理科道官禮部尚書夔等乃跪伏文華門外不出時大臣尚多觀望禮科給事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居大位享大祿受國厚恩今朝廷有事乃不諍將何往衆乃無敢不至俄而司禮太監懷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大行慈懿皇太后不

祔裕陵大不可者太監何不諍之恩曰我不避死公等當何如弘對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耶恩曰恩等每進諫太后輒怒曰爾等逼我死萬一太后果欠安不幾陷吾君於不孝乎弘曰諭親於道方可謂孝若阿從太后一時之意不以祔葬使太后得罪先帝則是陷親不義安得為孝耶衆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於內時殿門雖闔而上猶在御蓋以察羣臣退言何如耳

恩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衆退各衙門章連上上
自持章奏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上御文華殿
集羣臣諭以請命太后得允悉如羣臣議衆叩首呼萬
歲聲動宮闕而退

醫閣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醫問集卷九

明 賀士諮 撰

詩稿

自警

戰兢防失足頃刻莫馳心勿謂人誰見當知帝汝臨

又

為學不謹篤到底是空言猩猩與鸚鵡孤負昊天恩

又

我生幸居儒者流
放心日日胡能收
聖地可造由立本
我田既荒安有秋
適國迷途不知返
作室無基良可憂
年過半百尚如此
轉眼光陰成白頭

又

聖賢典訓六經中
一本流來萬不同
片語未曾精着力
此生不覺遂成翁
始知口舌空談病
難及身心實踐功
莫咎回輒已
遲暮勉旃直欲造崆峒

偶成

年老睡還少夜長醒更多
土床烟火足趺坐默吟哦

自警

嬰兒之態終身之謀人知是務
同俗是求卑污凡近日趨下流

又

大人之度天下之慮天知是祈
同理是顧高明光大天衢放步

答問者

問余何事寄西林祇為從前枉寸陰欲識只今端的意
請君細玩壁間吟

和白沙韻述懷

青瑣當年覓路頭幾回聯轡向圓丘別來老大渾無至
愧負乾坤第一流

人有以命狀呈者書一絕於後

一卧雲山三十年飢餐糲飯渴清泉此生自信能知命

莫把行藏更問僂

讀書

清晨起坐小茅堂萬事無關一炷香
展卷細觀前聖奧馳名敢學世人狂
也知老病年光促爭奈詩書意味長
但願桑榆麤有得肯隨流俗嘆斜陽

述懷

壯歲辭青瑣還山坐白雲
天時看代謝世事斷知聞
菽水奉慈母詩書教後昆
未能忘鄙陋嘗獻野人芹

和鄱陽守愚丘先生韻

聲利沉疴幸已瘳，烟霞痼疾豈須憂。
非關遜世矜高節，自是匡時乏遠猷。
瑣闥兩年空竊祿，雲山十載免包羞。
管寧本是遼東客，不願重過五鳳樓。

寄大尹邵文明

長官辭縣賦歸來，獨愛幽花手自栽。
何日一樽同笑傲，東籬飽看帶霜開。

古澄丁聲遠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答二首

太學陳東天下知抗章不怕忤當時折腰彭澤成何事
回首閭山有所思軒外孤松全晚節宅邊五柳散春絲
歸來還是忘機客傳語沙鷗莫浪疑

又

曾見多人說舊知幾人能保歲寒時感君千里來相訪
慰我終年病裏思元伯歡呼具雞黍子期靜聽鼓桐絲
連床幾夜知心話講破羣經多少疑

答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只今惟有大司成
歲晚能全故舊情
猶怪書來無警戒
索居多過賴誰更

輓同年羅一峯

二十年前同及第
數千里外嘆離羣
誰知竟作終天訣
空對丹青泣暮雲

戲贈友人張解州

平生少陵詩先生嗜之極
方其得意時寧知有六籍
吟哦固所愛句語肯輕擲
未合此格調終年不下筆
章成

持示人蒼古多弗識朋儕無賞音撫簡自嘆息懲此謝
詩壇酒量空無敵我言揚子雲太玄終不匿今晦後應
顯勸君無固必

答守闕陳司馬諒之

碌碌行藏兩鬢呈甘心待盡水邊亭匡時有志迂何補
學道無聞醉未醒鄙陋敢知符夢寐高明誤許見儀刑
眼中好德陳司馬山海茫茫雲樹青

蕭文明書寄光風大字有作

故人手寫光風字遠託征鴻寄草堂鐵畫銀鈎且休論
高情雅意可能當

又

珍重遼西海釣翁閒揮大筆對光風書成不寄青雲客
却憶平生賀克恭

寄邵文明大尹

鄉書曾得共推賢金榜題名子更先大尹有才還解組
瑣闥無補早歸田利名風浪都無與泉石膏肓兩不偏

同在故園不相見
問山遼水思悽然

傅彥明昆仲久客維揚詩以寄之

山人寄語三公子
便買歸舟莫更留
南國可知春似錦
高堂無奈雪盈頭
黃金湍載皆由命
白手還家豈足羞
兄弟師生分非淺
詩成四韻淚雙流

伯初過訪留飲賦詩

退士卧聽傳呼聲
驚起倒屣門前迎
故人久別喜會面
賦詩酌酒心相傾

寄邵大尹 有跋

長官愛菊邁常情有甚東籬嗅落英祇恐偷兒窺絕品
不教放蕊只觀莖

又

昔聞陶令無絃琴今見邵公不花菊得趣豈在聲色間
異代長官同一律

達孟卿揮使為余言母舅邵先生愛菊特甚有名
品數種東土所無嘗為好事者遣僮竊去其幸存

者自後每當發蓋輒招去之不令放花時時撫玩
其莖以自適耳余聞賦此奉寄因憶古有無弦之
琴今有不花之菊復成一絕併以錄呈他日面晤
尚當叩問菊之真趣如何也

次余柱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白沙老子仙遊遠青簡遺音塵夢多江海百年鍾間氣
乾坤萬古潤餘波龍潛稍見黃金闕鳳去空餘翠竹窠
西港可人今柱史此心元不隔關河

與友人宴小莊

瑣闥無堪早退藏
衰年幸得病軀康
分曹校射依芳樹
對景開樽樂小莊
休言席上杯盤惡
且喜壺中日月長
況是吾人俱白首
更憂何事不徜徉

贈友人

何人過我釣魚亭
四十餘年故舊情
羨子一章豺虎息
明時幾度鳳凰鳴
寸心熒熒昭千古
萬目明明看此行
多少疲癯望蘇息
莫因聲利負平生

人有求薦舉者題其書後

半生榮辱斷知聞
遠處茅堂伴白雲
何事利名場裏客
却將書札撓幽人

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

紫陽小學人誰讀
祭酒居然教不行
念念只歸官祿上
謾言父母與神明

哭張東海

東溟居士金蘭契
筆底龍蛇滿我家
病裏一聞乘化去

舉頭觸目淚橫斜

贈達揮使

顧公雅操堅冰檠邵令辭官掇菊英
怪底君侯美如玉
顧門高弟邵家甥

和韻喜陳本仁相訪

昔時與子共談經
情分相投北斗城
別我十年身已達
聽君一律句尤清
幽居忽訝高軒過
多病深慚倒屣迎
况遇故人丁大尹
連牀同與話平生

再和鄱陽守愚丘先生韻

白雲堆裏得安身，名利無干遠世塵。
靜把簡編窺往哲，每將菽水奉慈親。
江山秀麗詩懷壯，窻戶清幽瑟調新。
幸有此般閒快樂，任他人醉五陵春。

偶成

凌之澣兮一竿竹，水洋洋兮山轟轟。
青瑣歸來三十秋，閒雲野鳥相追逐。
日長午困憇茅軒，聲利無關心自足。
終身得此復何求，况是書香兒已續。

金瓶梅詞話卷九
和答董桂岩同年

謝病歸來已十霜
閒中養就野夫狂
每尋瑤草和成藥
自剪青荷製作裳
幾曲枯桐秋月白
一竿修竹暮烟蒼
鏡湖原是吾家水
還擬扁舟泛渺茫

又

仙崖老桂凜風霜
嫩柳夭桃敢放狂
十載長懷人似玉
幾時再與子同裳
青山遁迹心常泰
黃閣憂時鬢易蒼
日邁月征隨所遇
肯教大道草茫茫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行藏自昔貴因時莫使傍人更起疑
玄聖春秋非我事先天圖畫是心期
放言不論人長短考古惟求道盛衰
幸有簞瓢能免死何妨隨分老耘耔

簡鄉親

攜壺欲就名園賞借問如今春淺深
但得紅芳飛未盡便來枝下聽鳴禽

題看山圖

問爾看山人山中坐幾春定知方寸裏無處着纖塵

溪上茅亭和士諳

釣臺高處小茅堂退士登臨歲月長
假寐不為黃閣夢無營還笑白雲忙
清風明月何須買綠水青山自可常
三十年來無外事此心贏得不炎涼

述事

忽忽光陰六十餘年來猶自惜居諸
茅軒鎮日無塵事一炷清香一卷書

題扇上釣魚圖

江上釣魚翁不識家何處我恨凌溪未得朋安得與君

同去住

又

倚杖看閭山垂綸釣凌水山頭宿霧開水面清風起

題畫

雲湧青山動橋橫碧澗斜幽人無俗事拄杖去看花

墨室銘

墨宜黑不可白粉宜白不可黑粉而白墨而黑物之則
墨而白粉而黑反而惑人而靈豈無別人而惑斯大惑

題畫貓

軀如雪兮尾如墨兮雙目如炬勢雄傑兮主家鼠輩羣
唧唧兮匪特夜遊鬧白日兮汝獨何為弗搏擊兮華飾
以戲空竊食兮空竊食兮曾不思其職兮

題扇畫

月下兮松間清琴兮罷彈倚松兮看月何塵俗兮能干

題晚菊

豈必滿頭方足樂，略教經眼便堪奇。
如何不對重陽酒，寂寞經旬見此枝。

釣凌溪

晚涼匹騎出垂釣，城西隅虬蚓費且盡。
魴鯉祇自如時，或得其穉輕重不盈銖。
浩歌指歸路得意，豈在魚。

簡鄉人

從來退士偏憐菊，見說君家品最奇。
欲挈一壺來就賞。

不知何日是開時

題畫蓮

因循六十年未得成君子花神如有知還應為人恥

魚磯偶成

何人笑我上魚磯本是窮荒一竹枝縱然有節中無物
怪底長江舉釣絲

題萬佛堂壁

峭壁鑿成萬佛身招提開創幾千春行童不識尋幽客

誤作叅禪問法人

又

雲端石洞可棲身
水遶山圍勝得春
傳語高僧休厭客
西林曾寓著書人

擬寄鄉人

萬里慈親命已傾
天涯遊子更南征
也知雁使飛難到
豈有烏鴉負所生
吟身莫戀風光好
歸棹須兼書夜行
若向西湖聽杜宇
聲聲都是勸君情

題退休卷

五十年來早退休三邊賢達子為頭題詩每上春山寺
載酒頻登夜月樓釣艇有時江上泛兵書盡日篋中收
常憐李廣非知命抵死何曾到列侯

題華山高卧圖賡丁聲遠之作

太華峯頭經月睡洞庭湖外貼天飛欲知動靜元無二
試問遼東丁令威

賞花

有跋

落盡羣芳枝已空遊人徃徃怨東風誰知寂寞幽園裏
猶有楸花一樹紅

三月十九日史三親家置酒園舍以賞春芳花落
枝空且有後時之嘆傳杯既久起而較射散步隣
園忽見楸花一樹紅白可愛同遊盡歡抵暮乃已
因有此作山人識

先生坐水亭三伏不知暑多少熱中人安得此閒處

右水亭涼處

橋下寒塘淨橋邊風物清倚闌閒得句不入俗人情

右小橋吟處

種得四時花終年香不絕有暇輒開樽何必逢佳節

右花園香處

高樓時一上眼界豁無涯望入遼天去悽然有所思

右晴樓眺處

醫問集卷九